

◀ (上接6版)

蒙森则认为,克娄巴特拉中途撤退不是叛变更不是因为恐惧或使性子,她这样做是因为她相信撤走对她及其舰队最有利,因为她已经意识到战役的最终结局。对蒙森来说,安东尼的临阵逃脱倒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应当说,克娄巴特拉做了最好的选择,因为她不仅是安东尼的情人,更是埃及的君主。她投靠安东尼是为了借助他避免或至少延缓埃及灭亡的厄运,她不愿意随着安东尼的失败葬送埃及。克娄巴特拉的唯一目的是为自己的儿子保全埃及的王位。英国著名古典学家塔恩甚至说,克娄巴特拉在性格、天资和抱负等方面与亚历山大大帝相仿,这话未免言过其实;但是,她意欲借助恺撒和安东尼来维护和维持托勒密王朝的坚强意愿的确始终如一。

阿拉伯文献里的贤明君主和哲学家

关于克娄巴特拉的长相,学者们多数相信她的姿色足以倾城倾国,经过后世艺术家尤其是好莱坞的塑造,坊间一直流传克娄巴特拉无与伦比的美丽形象。可以肯定地说,克娄巴特拉先后俘获了恺撒和安东尼两个大人物的心,这样的女人不可能不美丽。不过,普鲁塔克明确地说,克娄巴特拉的长相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相反,克娄巴特拉具有非凡的魅力,对于与其久伴的人来说,这种魅力是无法抗拒的。普鲁塔克尤其提到了克娄巴特拉的谈吐和声音,称她在与人交谈时的魔力犹如长了刺,能够进入对方的灵魂深处。

克娄巴特拉出身高贵,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据称她掌握九种语言,对文学、艺术不只是感兴趣,而是相当有研究。新近发现的有关克娄巴特拉的阿拉伯文献为我们展示了东方记忆和回忆中的埃及女王形象,与西方的记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她被描写成一位尽职尽责的统治者以及多才多艺并且有德行的学者。文献根本没有提及她的性感和诱惑力,而是详细地描写了她在炼金术、医学和数学方面做出的贡献。阿拉伯旅行家和历史学家马苏迪说:“她是贤明的君主,她同时是个哲学家,她提升了学者的地位并且喜欢与他们结交。她编纂了有关医学、魔咒、化妆的著作。”来自埃及国内的文献判断,在克娄巴特拉在位时期,埃及没有发生过暴动;而在她之前的几十年里,埃及农民揭



在一枚正面表现克娄巴特拉、反面表现安东尼的钱币上,克娄巴特拉与安东尼的形象相仿。

竿起义的事件频繁发生。根据学者们的最新研究,克娄巴特拉统治时期恰好与尼罗河泛滥水位偏低的周期重叠。尽管她没有开工建设新的神庙,但是续建了多座前任未完成的建筑。前不久,研究者确认,收藏在柏林埃及博物馆的一块纸草上保留着克娄巴特拉亲笔写下的一个词,意思为“照做”,是对一项关于为安东尼手下官员减税的条例做出的批示,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合作的真正目的。

由此可见,过度从容貌评价克娄巴特拉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在一枚正面表现克娄巴特拉、反面表现安东尼的钱币上,克娄巴特拉与安东尼的形象相仿。这或许是因为雕刻者无法在钱币上精准地表现二者在长相上的差异,或许是克娄巴特拉为了博得安东尼的欢心而故意为之。这一点说明,不能把钱币、壁画、雕像等上面的形象作为复原克娄巴特拉实际相貌的依据。从保存下来的几座被认为是克娄巴特拉头像的雕塑上判断,她长着鹰钩鼻,眼睛深陷,拥有高颧骨、薄嘴唇,尤其显眼的是鼻头和下巴均很尖,鼻尖稍微向里弯曲而下巴尖则微微向外弯曲。无论是按照古代——比如普鲁塔克的判断——还是现代标准来说,这些都无法被认为是构成一个美人胚子的特征。克娄巴特拉鼻子的长短甚至成为哲学命题,法国著名哲学家帕斯卡尔曾经说,假如克娄巴特拉的鼻子短一些,世界的格局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难道恺撒和安东尼都是被她这样的鼻子迷住的吗?若干年前,英国纽卡斯尔大学考古博物馆展出了印着克娄巴特拉头像的钱币,不少观众观看之后大呼上当,因为他们脑海中的克娄巴特拉实际上是泰勒。这无疑是一个有趣现象。

克娄巴特拉之死: 高贵的自杀还是屋大维的谋杀

学者们一般认为,公元前31年的阿克兴海战之后,克娄巴特拉已经陷入绝境,她手中

多层外衣一层一层地揭开。不久前,意大利研究人员发掘并复原屋大维生前的宅邸,遗址的总面积达24000平方米,完全达到了豪华宫殿的规模。发掘人员不仅发现了大理石和马赛克,而且还复原了做工精致和色彩鲜艳的湿壁画。然而,罗马帝国时期曾经主管过宫廷档案的苏埃托尼乌斯说,屋大维的住所面积不大,里面没有任何豪华的装饰,既没有大理石,也见不到马赛克。无论冬夏,屋大维40年如一日住在同一个简陋的卧室里。可能是受这些奉承话的影响,德国历史学家基纳斯特曾经断言,屋大维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无私的政治家。但屋大维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者。阿克兴海战之后不久,极力为屋大维唱赞歌并诋毁克娄巴特拉的普罗佩提乌斯写下了如下憧憬良宵并谴责骨肉相残行为的文字:

在这样的夜晚,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神仙。假如我们当初都愿意过一种半依着畅饮醇酒的生活,就不会有可怕的利剑和战船;阿克兴的海就不会淹没无数同胞的骨肉,罗马也不必因为用昂贵的代价换来的胜利而哀哭不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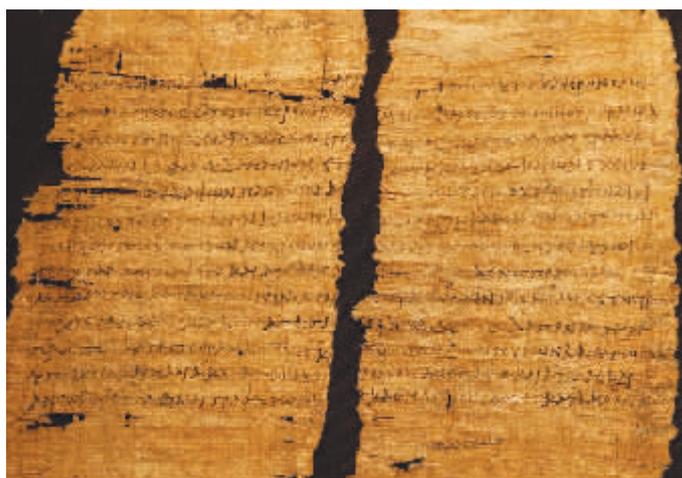
英国学者塔恩认为,屋大维是优秀的宣传家,他善于利用民众的情绪,不至于把理想与现实混淆。他很清楚,一旦他真的把克娄巴特拉掳到罗马示众,民众尤其是那些暴民极有可能对克娄巴特拉这个“罗马公敌”做出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克娄巴特拉活着,对他后患无穷。作为罗马贵族、政治家和未来的皇帝,屋大维既要避免有杀死克娄巴特拉这个落败女王的嫌疑,也不能让罗马市民责怪他未能满足他们观赏克娄巴特拉被游街的强烈愿望。迫使克娄巴特拉自杀是唯一的出路。正因为如此,当屋大维回到罗马的时候,凯旋队伍中的一辆车拉着表现克娄巴特拉的雕像,而且雕像的一只胳膊上雕刻了一条毒蛇。一切都做得天

衣无缝,克娄巴特拉用毒蛇自杀一事从此以后便成为千真万确的事实。

克娄巴特拉借助毒蛇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接下来的问题是,是一条蝮蛇还是一条眼镜蛇。因为眼镜蛇被古埃及人奉为神圣,多数人相信克娄巴特拉就是使用了这种蛇。这一奇特的死法让后人唏嘘不已同时也浮想联翩。单从表现克娄巴特拉这一自杀题材的著名画作不下百幅这一事实便可略见一斑。普鲁塔克详细记述了克娄巴特拉自杀的场景。他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距离克娄巴特拉死亡已有100多年。据说,普鲁塔克祖父的一位朋友曾经是安东尼儿子的侍医,这位侍医因而认识克娄巴特拉的御厨。假如传递信息的这个渠道确实存在过,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普鲁塔克,正如有一位历史学家非常幽默地说,一个伟人在自己屋檐下的所作所为,他的贴身仆人要比后世的大历史学家了解得更清楚。在普鲁塔克的笔下,克娄巴特拉自编自演了一部悲剧。她让人把一条毒蛇放在装满无花果的篮子里,以便躲过屋大维手下士兵的盘查。当她打开果篮的盖子时,蛇咬了她的胳膊,所有的一切便由此了结。让事情变得复杂的是,普鲁塔克又说,克娄巴特拉平时在她的梳子上藏有剧毒,他最后又加了一句更加意味深长的话:“事情的真实经过没人知道。”

近来,多位喜欢穷原竟委的德国学者从多个角度对毒蛇咬死克娄巴特拉一说进行验证。法兰克福大学法医中心毒物学专家梅布斯说,眼镜蛇是变温动物。在埃及,夏天的气温可以达到40多度,在这种情况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卫兵的眼皮下把它带入克娄巴特拉的寝宫绝对不可能。另外,根据普鲁塔克的说法,克娄巴特拉之所以选择眼镜蛇,是因为人一旦被它咬伤,便会变得麻木,没有痉挛症状,几乎是在沉睡中死去。而梅布斯则认为,埃及眼镜蛇的毒液攻击人的末梢神经系统,而不是人的大脑。受害者的第一症状是呕吐,并且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遭受剧痛,时间至少持续半个小时,有时甚至达几个小时。他还补充说,古埃及的御医完全有能力及时处置被蛇咬伤的患者。

有关克娄巴特拉的容貌,她的鼻子和身材,以及她的死因和死法的争论持续了近两千年。这些问题似乎越争论变得越复杂,有人可能会问,克娄巴特拉死后究竟葬在何处?如果



一块纸草上保留着克娄巴特拉亲笔写下的一个希腊词ginesthoi,意思为“照做”

▶ (下转8版)